

傳世箴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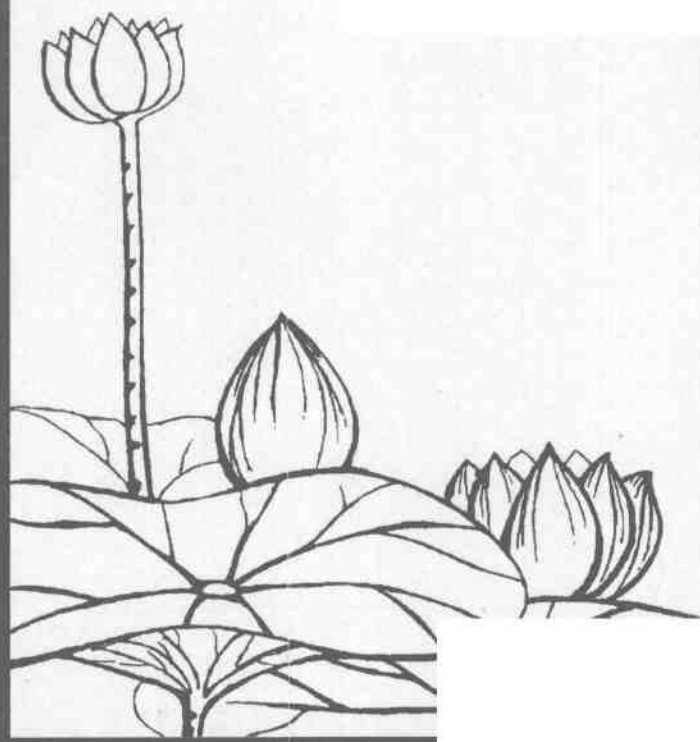
第五冊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传世箴言

第五册

《浅近录》



浅近录

〔清〕张 鑑

第一卷 敦 伦 总

薛文清公戒子书曰：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，伦理而已。何谓伦：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，五者之伦序是也。何谓理？即父子有亲、君臣有义、夫妇有别、长幼有序、朋友有信，五者之天理是也。于伦理明而且尽始得称为人。苟伦理一失，虽有人之名，实禽兽之行，仰貽天地凝形赋理之羞，俯为父母一气流传之玷。将何以立于人世哉。

明代薛文清的《戒子书》里说：人区别于禽兽的东西，只有伦理。什么是「伦」？伦就是指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五者之间一种特定的尊卑次序。什么是「理」？理就是指父子之间应有亲情、君臣之间应有忠义、夫妇之间应有区别、长幼之间应有顺序、朋友之间应有信义这五种天理。对于伦理能够明白并且按伦理行事的才称得上人。如果失掉伦理，虽然有着人的名义，实际上做的却是禽兽的行径，对上留下了有愧于天地造成人体并赋予人天理的羞惭，俯首又觉得玷污了父母所赐的气血精华。这种人凭藉什么立足人世呢。

张杨园曰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人伦之大，一家之中惟此三亲而已，不可稍有乖张。父子尤其本也。一处乖张，即处处乖张，安有缺于此而全于彼者？自古人伦之变，祸败所贻常及数世，天道然也。

张杨园说：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这是人伦中的主体，一家之中只有这三种亲缘关系，不能有半点违背。父子之亲尤其是人伦关系的根本。在一处违逆伦理，就会处处不合伦理，哪有在这里有缺欠而在别处就能周全的道理呢？自古以来人伦之间的紊乱，其祸患常常会殃及几代人，这是天道的规律呀！

史搢臣曰：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纵到极尽处，只是合当如此，着不得一毫感谢居功念头。如施者视为德，受者视为恩，便是路人，便成市道矣。

史搢臣说：父对子慈爱，子对父孝顺，兄对弟友善，弟对兄恭顺，这些即使发挥到极限，只不过是理当如此。不能持有一丝感激或者居功的念头。如果遵守伦理的人将自己所做的看成是德，而接受的人又将它看作是恩的话，那就成了毫不相干的陌路人，就成了市井路途之中的一般关系。

袁君载曰：自古人伦不齐，或父子不能皆贤，或兄弟不能皆令，或夫流荡，或妻悍暴，少有一家之中无此患者，虽圣贤亦无如之何。譬如身有疮痍疣赘，虽甚可恶不可决也。惟当宽怀处之。能知此理，则胸中泰然矣。古人所以谓父子、兄弟、

夫妇之间人所难言者如此。

袁君载说：自古至今人伦关系是不可能都那么齐全的，有的父与子不是都道德，有的兄与弟不是都有良好的品质，有的丈夫放纵浪荡，有的妻子泼辣凶暴，没有这些忧患的家庭不多见，即使是圣人也不知该怎么办。就好像疮疣等疾病缠身，虽然明知非常可恶，却又没有办法使其彻底根除，只有放宽胸怀去对待它。能够理解其中的道理，心地也就坦荡多了。古人就这样来形容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难以言讲的遗憾。

教子

横渠张子曰：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。今世学不讲，男女从幼便骄情坏了，到长益凶狠，只为未尝为子弟之事，则于其亲已有物我不肯屈下，病根常在。又随所居而长，至死只依旧。为子弟则不能安洒扫应对，接朋友则不能下朋友，有官长则不能下官长，为宰相则不能下天下之贤，甚则至于徇私意，义理都丧也。只为病根不去，随所居所接而长。

横渠的张载说：教育孩子先要从「安、详、恭、敬」四个字着手。如今的文化不讲究这四个字，许多男女孩子自小便骄纵懒惰，长大以后愈加变得厉害，由于从未做过为人子女应该做的事情，所以对他的长辈也就不肯服从了，这种骄惰的病根总是长期存在。以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这种骄纵懒惰的毛病到死都有。为人子女的却又不肯侍奉长辈，不肯回答长辈的询问。

问，待朋友而不够尊敬，拜官员而不够恭顺，当宰相不重用天下有志之士，甚至于一厢情愿，为所欲为，使得大义公理全部丧失。所有这些都由于未进行「安、详、恭、敬」的教育，致使这个病根始终不能除去，而且随着年龄的长大，随着人际关系不断扩大的缘故。

杨文公家训曰：童稚之学，不止记诵，养其良知良能当以先入之言为主。日记故事不拘今古，必先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事，如黄香扇枕、陆绩怀橘、叔敖阴德、子路负米之类，只如俗说，便晓此道理。久久成熟，德性若自然矣。

杨文公的家训上讲：孩子的学习，不能只限于记忆诵读方面，培养小孩子有优良的见地和才能首先应该以「先入之言」为重。讲的日记、故事不必局限于现在的还是古代的。重要的是讲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」之类，比如象黄香扇枕、陆绩怀橘、叔敖阴德、子路负米等等这些千古流传的故事。只有象这些浅俗易懂、流传已久的故事，才能够让小孩子懂得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」等各种为人处事的道理。时间长了，孩子的见识多了，思想成熟了，良好的品质便好像自然形成的一样呀。

伊川程子曰：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子，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。盖人之幼也，心知未有所主，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，使盈耳充腹，久自安习，若固有之者。

后虽有谗言摇惑，不能入也。若为之不豫，及乎稍长，意虑偏好生于内，众言辩口铄于外，欲其纯全，不可得矣。

宋代的程颐说：古时候的人教育孩子从他能吃能说话的时候开始，所以《小学》中提倡的方法是讲究预先教育。幼年时代的人，心智未成熟，还没有主见，这时候就应当每天对他讲一些至理格言和权威的理论，让他的耳朵里，脑子里充满这些思想，时间一久，这些格言至论就好像是他自己本来就有的想法一样。以后即使有外人的谗言，以及各种谣传蛊惑的话语等，那时就不能被他采纳了。假如不做这种预先教育的话，等他年纪稍长大了些，思想有了一定的考虑，有了一定的偏爱，再加上外人种种不同言论对他的影响，这时候如果再想要他保持纯洁的思想，那就不大可能了。

《颜氏家训》曰：父母威严而有慈，则子女畏惧而生孝矣。吾见世闻无教而爱。饮食云为恣其所欲，宜戒翻奖，应诃反笑。及有识知，谓理当然。骄慢已习，方乃制之，捶楚无威，忿怒增怨。溺于小慈，养成大恶。孔子曰：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谚曰：教妇初来，教子婴孩。诚哉斯言。

《颜氏家训》上说：做父母的既要有威严又要慈爱，那么子女就会畏惧谨慎而生出孝顺之心。一些不加以教育而一味溺爱孩子的情形我时常见到听到。在饮食方面放纵孩子的欲望，任意满足他们，应当惩戒的地方反而奖励，应当责备的地方反而笑脸相迎。等到孩子懂事了，见识多了，他就认为这些东西是理所当然，骄纵傲慢的习性已经形成。这时候才去阻止他，

痛打责骂已经失去威性，吓不倒孩子，怒斥相反会惹来孩子的愤恨。一味的只沉溺于微小的慈爱即会养成孩子的大恶。孔子说：少年时代养成良好的品质就像是天性一样，久而久之就会成为自然。有谚语说：教导媳妇应该在她刚进门的时候，教育孩子应该趁他还是婴儿的时候。这些话说的再恰当不过了。

吕新吾曰：儿女辈常着他拳拳曲曲、紧紧恰恰，动必有畏，言必有警，到自专时尚不可知。若使之快意适情，是杀之也。此愚父母之所当知也。

吕新吾说：教诲儿女辈应常常让他小心谨慎，使他做事、说话有所畏惧，有所警戒，等到他自立时还不知道呢。如果让他为所欲为、随心所欲，那对他是有很大害处的。那些愚笨的父母应当懂得这个道理。

吕新吾曰：子弟，事人者也。未为父兄以前，莫令奴婢奉事，长其骄惰之性。当日使勤劳、常令卑屈，此终身之福。不然，是杀之也。昏愚父母，骄奢子弟，不可不知。

吕新吾说：做人家子弟的，是侍候人的人。在没有成为别人的父、兄之前，不要指使奴婢侍候他，以致助长他的骄纵懒惰的性质。每日应当让他勤劳做事，常常让他卑下顺从，这便是他终生的福气。如果不这样的话，是在毁他呀。昏愚的父母以及骄奢的子弟，必须明白这个道理。

陆桴亭曰：朱子蒙卦注，『去其外诱，全其真纯』八字最妙。童子时，惟外诱最

坏事。如搏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类，极易使人流荡忘返。善教子者，只是形格势禁，不使得亲外诱。《乐记》所谓『奸声乱色不留聪明，淫乐愚礼不接心术』是也。然其要尤在端本清源，使父兄不为非礼之戏，则子弟自然无处得接耳目。

陆桴亭说：朱熹在蒙卦的注解里说的『去其外诱、全其真纯』八个字最好。做孩子的时候，唯一只有外来的诱惑最坏事。比如搏蒲博弈以及看扮演故事之类的东西最容易让人乐不知返。擅长教导子女的人，只是设置种种限制，不让他去亲近外来的引诱。正如《乐记》中所讲的：『让那些虚伪的声音和混乱的色彩不存留在耳目里，让那些低秽的音乐和奸邪的礼节不亲近心灵』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不过其最主要的还在于端正根本，肃清源流，使那些为人父兄的人不干不合礼仪的事情，那么子弟们自然就得不到那些使他们耳听目见的外来的引诱了。

陆桴亭曰：教子弟须是以身率先，每见人家子弟，父兄未尝着意督率，而规模动定，性情好尚辄酷肖其父，皆身教为之也。念及此，岂可不知身省。

陆桴亭说：教育自己的孩子应该以身作则，常常见到别人家的子弟，他们的父兄没有用心去督察，作榜样，而那些子弟的行止动静以及性情爱好非常酷似他们的父辈，这些都是他们的父兄身教导致的后果呀。每每想到这，难道为人父兄的还不知道反省吗？

汤文正公曰：教子弟只是令他读书。他有圣贤几句话在心中，有时借圣贤言语

照他行事开道之，他便易有省悟处。

汤文正说：教导子弟只是让他读书。书读得多了，他的心中有几句圣贤人的话，有的时候引用这些圣人所讲的话，这些言语指引他的道路，让他依着做事，那么他最容易有所觉醒。

张杨园曰：虽肄诗书，不可以不令知稼穡之事；虽秉耒耜，不可以不令知诗书之义。近世以耕为耻，耻非所耻矣。耕则无游惰之患，无饥寒之忧，无外慕失足之虞，无骄侈黠诈之习。思无越畔，土物爱，厥心臧，保世承家之本也。但因而废学，一任蚩顽，则不可耳。

张杨园说：即使让孩子学习诗书，不可以不让他知道农活儿；即便是农民，无论怎样也要让他通晓诗书的道义。现代的人把耕作看成是羞耻的事，然而可耻的并不是耕作。耕作就没有游荡怠惰的祸患，没有饥寒的烦恼，没有倾慕外物外人而导致失足的忧虑，没有骄奢狡诈的习性。思想不脱离界限，对土地物品充满热爱，心地善良，这就是保持和继承世界及家业的根本。但是如果因为耕作而将学业荒废，一味任其愚昧淘气，那可就不行了。

唐太宗自立太子，遇物则诲之。见其饭，则曰：『汝知稼穡之艰难，则常有斯饭矣。』见其乘马，则曰：『汝知其劳，不竭其力，则常得乘之矣。』见其乘舟，则曰：『水所以载舟，亦所以覆舟。民犹水也，君犹舟也。』见其息于木下，则曰：

『木从绳则正，君从谏则圣。』

唐太宗李世民自从立了太子以后，只要遇到什么东西就会教导他。看见太子在吃饭，太宗说：『你如果知道农家春播秋收的艰辛你就会始终有饭吃了。』看见太子在骑马，就说：『你要是知道马的疲劳，不耗尽它的气力，那么你就可以常常骑它了。』看见太子在乘船，就说：『水能够将船托起，也能够将船打翻。天下百姓就好比是水，国君就好比是船。』看见太子在树下休息，就说：『木材按照墨绳来锯就会正直，君主接纳臣民的谏言，就会英明。』

马援兄子严、敦，并喜识义，而通轻侠客。援在交趾，还书戒之曰：『吾欲汝曹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，耳可得闻，口不可得言也。好议论人长短，妄是非正法，此吾所大恶也，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。龙伯高敦厚周慎，口无择言，谦约节俭，廉公有威。吾爱之重之，愿汝曹效之。杜季良豪侠好义，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，清浊无所失。父丧致客，数郡毕至。吾爱之重之，不愿汝曹效也。效伯高不得，犹为谨飭之士，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；效季良不得，陷为天下轻薄子，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。』

马援的两个侄子马严和马敦，兄弟俩都喜欢乱发议论，并且都瞧不起侠义之士。马援在交趾，向他们寄信来劝戒：『我希望你们听说别人的过失就好像听到自己的父母的名字一样，耳朵里可以听到，嘴上却不能讲出来。喜欢议论别人的长短，』

妄自评论是非对错，这是我最恼恨的事，我宁死也不愿意让我们家的子孙有这种劣行。龙伯高为人敦实厚道，谨慎周到，说话诚恳，谦逊节俭刚直不阿，威名甚高。我爱戴他看重他，希望你们以他为榜样。杜季良为人豪爽侠义，担忧着别人的忧愁，快乐着别人的快乐，清与浊区别得很清楚明白。他父亲去世时，办丧事请客人，几个郡的人都来了。我爱戴他看重他，却不愿意你们模仿他。效仿龙伯高，虽然学不成，还可以成为谨慎严整的人物，如俗语所说的即使鸿鹄雕刻不成还可以雕刻得象只野鸭呀。倘若模仿杜季良而学不成的话，就会变为天下浅薄下流之小人，如人们所说的老虎画不成反而像只狗了。”

柳玭著书戒其子弟曰：坏名灾己，辱先丧家，其失尤大者五，宜深志之。其一，自求安逸，靡甘淡泊，苟利于己，不恤人言。其二，不知儒术，不悦古道，潜前经而不耻，论当世而解颐。身既寡知，恶人有学。其三，胜己者厌之，佞己者悦之，惟乐戏谈，莫思古道。闻人之善嫉之，闻人之恶扬之。浸渍颇僻，销刻德义，簪裾徒在，厮养何殊。其四，崇好优游，耽嗜鞠蕖。以衔杯为高致，以勤事为俗流，习之易荒，觉亦难悔。其五，急于名宦，匿近权要。一资半级虽或得之，众怒群猜鲜有存者。余见名门右族，莫不由祖先忠孝勤俭以成立之，莫不由子孙顽率奢傲以覆坠之。成立之难如升天，覆坠之易如燎毛，言之痛心，尔宜刻骨。

柳玭曾经写书劝诫他的子弟，说：“一个坏的名誉会给自己带来深重的灾难，不仅使先辈受辱，还会使家门受辱，有五

种情形给人带来的损失最大，应该深刻地记住。第一，自己追求安逸，不甘于淡泊，贪图功名利禄，只要认为对自己个人有利，丝毫听不进别人的话。第二，不知道儒家学说，不喜欢自古流传的道理，对前人的经典糊里糊涂却不认为是羞耻，谈论当今的人和事却是一知半解。自己知道得很少，却又不喜欢别人有学识。第三，对才能超过自己的人很厌恶，对奉承自己的人很喜欢，只愿意谈笑戏谑，而不想自古流传的道理。听到别人的好处就忌妒，听到别人的不好的事情就大肆宣传。沉浸在非正当的情绪之中，使自己的德行和义气慢慢的消磨掉。同样称为人，道德修养却有多么大的差距呀。第四，喜欢自由自在，放荡无羁，一味的追求享乐。把举杯饮酒看成是高雅的情趣，把辛勤劳动看成是庸俗下流的事情。学业容易荒废，即使醒悟了也难以悔改。第五，急于求取功名官衔，亲近权贵，虽然能获得一官半职，却遭到众人的冷嘲热讽，猜疑怨怒，最后觉得难以生存。我看到的名门贵族，没有一个不是由于其祖先忠孝勤劳节俭而创立的，又没有一个是由于子孙们顽劣轻率奢侈骄傲而导致家门衰落的。创立家业的艰难犹如登天，而败坏家业的容易犹如烧掉毛发，说起来让人痛心疾首，你们应当深深谨记在心哪。」

胡文定公与子书曰：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，立心以忠信不期为主本，行己以端庄清慎见操执，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。又谨三尺，孝求立法之意而操纵之。斯可为政，不在人后矣。汝勉之哉。治心修身以饮食男女为切要，从古圣贤自这里做功夫，其可忽乎？

胡文定在给儿子的书信中写道：人立志要从明白事理，追求学问开始，明确待人处世的准则应把忠信不欺作为根本，行事应从端正、庄重、清楚、谨慎中方可见个人的品行。遇事头脑冷静明敏果断去判别是非。行为处事又能够不逾越法律，对法律进行考察后再来操纵它。这样的人可以从事政治，具有这种种才能是不会落在别人后面的。你努力奋斗吧。修身养性当以食、色这两种人的根本欲望为主体，自古以来的圣贤之人都是从这里下苦功夫的，怎么能够忽视呢？

吕荣公，申国正献公之长子。正献公居家，简重寡默，不以事物经心。而申国夫人性严有法，虽甚爱公，然教公事事循规蹈矩。甫十岁，祁寒暑雨，侍立终日，不命之坐不敢坐也。日必具冠带以见长者。平居虽甚热，在父母长者之侧不得去巾袜。缚袴衣服唯谨。行步出入无得入茶肆酒肆。市井里巷之语，郑卫之音未尝一经于耳。不正之书，非礼之色未尝一接于目。正献公通判颖州，欧阳公适知州事。焦先生伯强客文忠公所，严翼方正，正献公招延之使教诸子。诸生小有过差，先生端坐，召与相对，终日竟夕不与之语。诸生恐惧畏服，先生方略降辞色。时公方十余岁，内则正献公与申国夫人教训如此之严，外则焦先生化导如此之笃，故公德器成就大异众人。公尝言：『人生内无贤父兄，外无严师友而能有成就者少矣。』

吕荣是申国正献公的大儿子。正献公在家里简单朴素，沉默少言，对所用的东西并不怎么讲究。然而申国夫人性情严谨，

行事有章有法，虽然十分疼爱儿子吕荣，但事事教导他遵规守矩。吕荣刚刚十岁时，无论下雪下雨，严寒酷暑，申国夫人都令吕荣整天侍立在身旁，不让他坐下他就不敢坐。每天必须穿戴整齐方可来见长辈。平时即使天气很热，吕荣在父母长辈身边不能脱去头巾鞋袜。穿戴衣服十分严谨。出门不准进茶楼酒馆之类的地方。街上流传的语言，郑、卫这些地方的口音从来没有听过。不正当的书籍，不合礼仪的色彩从来不曾见过。正献公任颍州通判之职时，正值欧阳修任颍州知州的官职。当时焦伯强先生在欧阳修家中做客，为人严谨正直，正献公把他请到家中，让焦伯强教导自己的孩子。孩子们稍有个小差错，焦先生就会正坐在那里，招呼犯过错的小孩子与他面对面的坐着，他一整天一整夜不和孩子说话。因此各个孩子十分怕他而且服从他，这个时候焦伯强先生才稍稍露出较和气的脸色来对待孩子们。当时吕荣才十多岁，家中有正献公和申国夫人这么严格地教训，外面又有焦伯强先生那么全心全意的教导，所以吕荣的品德才华比平常人的成就优秀得多。吕荣曾经说：『在一生之中如果既没有贤良的父兄，又没有严格的老师和良好的朋友，那么能有成就的人就太少了。』

胡文定于子弟赴宴，虽夜已深不寝，必俟其归，验其醉否，且问所集何客，所论何事，有益无益，以是为常。

胡文定在他的子弟去参加宴会时，即使到了深夜，也不去睡觉，一定要等到子弟赴宴归来，察看他是不是喝醉了，并且询问他参加聚会的是些什么样的客人，人们所谈论的是些什么样的事情，对人有没有好处。胡文定就把这个当成他的习惯。

晋右仆射邓攸，永嘉末没于石勒，过泗水，攸以牛马负妻子而逃。又遇贼，掠

其牛马，步走担其儿及其弟子绹。度不能两全，乃谓其妻曰：『吾弟早亡，惟有一息，理不可绝，止应自弃我儿耳。幸而得存，我后当有子。』妻泣而从之。乃弃其子而去之，卒以无嗣。时人义而哀之，为之语曰：『天道无知，使邓伯道无儿。』后弟子绹服攸丧三年。

晋代的石仆射邓攸，永嘉末年由于石勒覆没，渡过泗水河后，邓攸用牛马驮着妻子儿女逃去。半路上又碰上强盗，抢走了他的牛马，只有步行背着自己的儿子和他弟弟的儿子邓绹。邓攸思量着这样走下去是不行的，两个孩子的性命都难以保全下来，于是对他的妻子说：『我弟弟死得早，只有这么一条血脉，照理他也不该死亡，那么就只有丢下我们自己的儿子了。如果能够侥幸生存下来，我们将来应该还会有儿子的。』他的妻子哭着听从了他的话。于是夫妻两个丢掉了自己的儿子带着侄儿走了，可是他们最后到死还是没有儿子。当时的人十分钦佩他的义气，为他感到悲伤，对他说：『老天爷无知呀，使你邓攸没有儿子。』后来他弟弟的儿子邓绹为他守孝三年，尽了儿子的孝道。

一友督过其子甚严，孙夏峰规之曰：『子不能喻亲于道，非孝；父不能成子之贤，非慈。子终身不能尽孝之量，而养不中、养不才，父终身亦岂能满慈之量乎？我辈今俱为父者一味责子，亦是求人重而自任轻。』

一位朋友对自己的孩子管教得非常严厉，孙夏峰就规劝他说：『子女不能明白作父母的从道理上对他的教导，那不是孝』

顺；父母不能成全孩子的才能，那也不是慈爱。作儿子的在一生之中不能尽到所有的孝道；为人父亲的不能将儿子培养成材的，那么父亲这一生中又怎么是做到全部慈爱了？我们现在在这些作父亲的只知一味的责怪孩子，这也是对人要求过于严格从而减轻自身的责任呀。

孙夏峰曰：士大夫教戒子弟是第一紧要事。子弟不成人，富贵适以益其恶；子弟能自立，贫贱益以固其节。子弟中得一贤人，胜得数贵人也。

孙夏峰说：士大夫教戒自己的子弟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子弟如果还没有成人，富贵就会使他的恶劣行径增加；如果子弟能够自立，那么贫贱就会使他的气节更加坚定。众多弟子中只要有一个有德有才的圣贤之人，就会胜过许多富贵之人。

事 父 母

司马温公曰：孝子之大纲有四：一曰立德，二曰承家，三曰保身，四曰养志。其间遇有不齐，才有各异，要在随分随力，尽所当尽，实有一段至诚之意行乎中。终其身至于冥目，无毫发之遗憾，其于孝也庶几矣。又曰：某事亲惟自尽其不欺之心焉耳。

宋代的司马光说：作为孝子的大纲关键有四条：第一条是树立德行；第二条是继承家业；第三条是保全身体；第四条是培养志向。在这其中各人的机遇不同，各有所长，关键在于随时尽到本分，尽力而为，做应当做的事，这里面实在是有一份